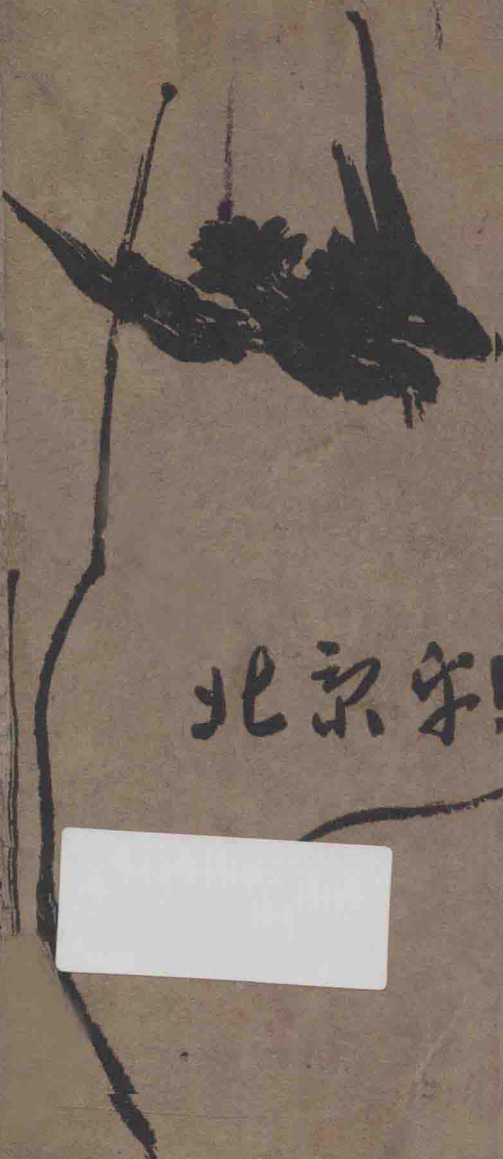




北京年!



北 京 乎

北京乎！別來五年了。

經過豐台以後，火車着慌，如追隨火光的蛇的急急游行。我，停了呼吸，不能自主的被這北京的無形的力量所吸引。

一片綠色中遠見磚砌的城牆隱現，而黃瓦紅牆的城樓並聳在綠葉的波濤中，我能辨別這是正陽門，這是紫禁城與別的一切。

回憶離京時，行至東華門邊，我對二哥說，我舍不掉北京的偉大。我很不能抑制的想念了五年，現在微幸的又得瞻仰他而濡染其中了。

在紹興縣館中，大清早醒來，老鵝的呼聲中，槐花的細瓣飄墜如雪，兩株大槐樹遮蓋全院，初晴的日光從茂密的枝葉缺處漏下來，劃出輕煙顏色的斜線，落在微濕而滿鋪槐花的地，留下蛋形與別的形狀的斑紋。新秋的涼爽就在這淡薄的日光中映照出來，我投懷

於我所愛的北京。

離別以後，我曾屢登阿爾卑斯高山，我曾蕩漾在浩瀚的印度洋中，固然，我不能懂得他們的好處，但阿爾卑斯山的崇高與印度洋之廣大遠過於北京城，這是無疑的。然而我不因他們而減少對於北京城的崇高與廣大的愛慕。

回憶初到北京時，出東車站門，仰見正陽門樓昂立在燈火萬盞的廣場中，深藍而滿綴星光的天，高遠的襯托在他的後面，慣住小城的，我對之能不深深的動感呢！

在北京大學中我望見學問的門牆，而擴大我的道德者是這莊嚴寬大的北京城。

我以前沒有見過如北京所多的長街。小城市中所稱為大街大路的都可從這一頭望見那一頭，而所謂大者，就是說有一來一往的人相遇可以不擦肩不踏破腳趾而已。北京的長街望之如沒有盡頭的，只見遠遠的消失在隱約中，徒令人恨自己目力之不足。左右又很寬敞，使因為悶在井底一般的小城中而呼吸急促的我擴大了胸腹。北京的天永

這是這樣高的，爲長而寬的北京的街道湊趣。

我之所以愛北京的原因還不只此哩。北河沿的槐樹與柳樹叢中我常於晚間去散步，枝條拂我的頭頂，而紅色的夕陽照在東安門一帶的牆上，使我感覺自己的渺小，於是卑劣社會中所養成的傲慢完全消融了，然而精神上增加十分的倔強，我從此仍舊覺得自己的高大了。

那時的每禮拜早晨，我與二哥必往教育部會場聽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學講演。冬季的寒風侵面，且帶灰沙，我們步行經北上門，穿三海，望見北海中結着雪白的冰，而街上的水車所流出的水滴結成琳琅。這種一切都給我警惕。

以前的城南公園中我曾讀過書。暑假時節，我與二哥夾書同往，早晨的太陽已頗猛烈了，我們就鑽入紫籐棚中。北京的特色，一到蔭中就生涼風。這花蔭衛護讀書的我們，直至晚上。

我現在來重溫舊夢，而且將以我的微力表現他改善他，增加我及一切市民對於北京

的好感。

北京乎！我投懷於我所愛的北京。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三。

今夜月

大清早上與諸位講夜的事情，未免十分的得罪；然而今夜是有特別意義的，所以不惜來荒廢您所要計劃今天一日大事的時間了。我寧可下次在黑暗的夜裏再來與您講光明的。

我是初來北京的，卻要在諸位老北京之前介紹一件北京的東西，這是很我自負的。

諸位中有忙有閒，不是一律，然而我相信諸位一樣的不注意‘師兄’的長大與他每天對於善或惡的趨向。不但如此，您還沒有注意每天的月的盈虧。

北京的屋宇並不算高，但你我挨擠在一起，而且大家像犯了罪的都拘禁在圍牆中，以致月色不能透入，於是不再記得月的大小了。最柔和的是新月，在淡綠的天中，嫩黃的一彎，如小桃的新葉。然而此時人們正忙著謀晚餐，沒有餘力在將落的日光中注意他。最

哀豔的是陰歷月梢後半夜初出的缺月，在四周靜寂甚或夜寒凜冽中，他起來，起不多時就要被太陽奪去色彩的。此時人們正在昏夢，我想諸君中未必有人看過幾次罷。但我現在要介紹給諸位的不是那種月，是圓滿，皎潔而且容易看到的今夜月。

您住在南城嗎？您該往先農壇或遊藝園的水邊。萬一您十分的忙碌，也該在經過前門時停留幾分鐘。汽車的號聲照常的威嚇您，洋車夫照常的叫你‘裏走’，火車站汽笛照常的引起你忙亂之感，然而你將看見東面起來一個大而且圓的月，爲平日所沒有的。您平日刻刻防備仇人用毒計陷害您，此刻，在這青淡的月光中，您當有純潔與安靜之感，您自然的放下心機，不願防備了。而且，在這光中，您的仇人也受感而不想欺侮人了。您那時會明白，月光是分等次的普照一切恩人與仇人的。怕看他人凶惡的面龐時，最好對鏡看看自己的，您會發見原來自己惱怒時的面龐也是這樣凶惡的；以人心凶惡爲可恨的人，能在月光下照見自己的心的凶惡，看月是

洗滌心腸的好方法。

您住在北城嗎？京兆公園什剎海都是看月的好地方，然而最好是在北海。晚上六點鐘以前，你走到瓊島的塔上，如海的縹緲而且有綠波的北京，罩在暮靄中，看太陽漸漸的落去。你要注意，在看太陽的時候，必須刻刻回顧東面，青天之下，紅紫的薄幕之後，比什麼日子都大的圓月緩緩的起來了。天色漸暗，月色漸明，你的目力所能及的地方，都受月光的照臨，而你的心也照臨在一切的人之上了。你下山來，過橋，沿北海，在濠濮間的前面，你會看見，高大的柳枝中間，白塔的旁邊，一輪明月照臨水上。水邊漪瀾堂的燈火叢中，遊人攢聚着等候花炮的起來。

諸位要問我為什麼特別介紹今夜月，我大略的可以告訴你們的。我不單為今天是兔兒爺的生日，不單為今天的月球與地球最近，我為的是從我們的遠祖起，每年在這一日留下些特別的感情，造成不可磨滅的事實。數千年來古今人所瞻望所歌詠的就是這個月。而且這寒熱得宜，桂子香飄的時節看這

圓月,不是昨天或明天的所能比,也不是上月或下月的所能比的。

您不要爲了貪吃月餅而懶得出去看月,看了月回來吃月餅不晚,兔兒爺給你好好留着的!

十月一日。

今晚漪瀾堂的花盒

今年的法國國慶日我從家鄉專誠往上海參預盛會，當時屢次追念以前在法國過國慶時的快樂，而晚上看花炮的時候尤甚。上海法國公園的花炮必是從法國運來的，轉運很是艱難而且數目也不少，然而總覺得在法國所見者之可懷念。在那裏，形形色色的花炮要放一二小時之久，看到後來令人相信真的不能再新鮮再美麗了，卻又在橋上驚人的瀉下瀑布，依河的闊，傾注河中，而水不見滿。最末一幕是 *Vive La France*。此時我十分相信，再到法國以前，我沒有好的花炮可看了。

上月來北京在遊藝園中微幸的第一次看到花盒，我真想念我的法國朋友呵，他們何時得見這樣美麗的花炮。

今晚，北海漪瀾堂又將燃放花盒了。這花盒的圓徑有八尺，遠比普通所放者爲大。高雖不過三尺，而內部竟包藏四幕之多。第

一幕是嫦娥奔月，在百花怒放的叢中，一美婦人初則輕輕搖曳，繼則漸漸上升，愈高愈淡，終而不見，他超出人間而遊銀世界去了。

第二幕是五彩燈，慶賀我們的佳節。再次是一座燈塔，萬盞琉璃，十分朗澈，這是代表人間之向上，遙遙與月的光明相應和。最後是萬彩滾銀盤。銀盤是月，我們的聰明才智在他周圍縈繞，而他以靈感授與我們各人，教我們得了快樂與和平，在月色中很是安慰的回去。

十月一日。

看圖有感

‘月中白兔搗藥’是馬叔平先生所藏，在嵩山少室神道西闕題名之後。圖中有白兔持杵搗藥，且有一隻蟾蜍。這是漢延光二年潁川太守朱寵所造的。



搗

藥

又第二幅姮娥奔月圖爲漢時墓闕，洛陽出土，現藏北大考古學室。下半也有白兔搗藥。原物是磚上淺雕的，再塗濃厚的顏色，究竟歷年太久，色彩已暗淡而稍有剝落了。姮右手執桂枝，左臂彎屈，而上體前傾，作飛奔之娥勢。面向前，不稍顧盼，髮在後飄轉，知是迎風上進之迅速。四周飾以雲彩，有深淺兩種，順風捲舞。這種雲霞的曲線都極調和而純熟。本來主體的線條並不複雜，然有虛紋的配置以後，覺得處處和諧，是匠心之作。近世狹義的寫實法流行以後，大家疎忽那以天然的美應用於裝飾畫中的工作，因此，在這一點上反不及古人了。

我們之所以背出這兩件老古董者，決不想適應所謂復古的潮流。考古自有獨立的價值，但我們在報上插兩幅古物的圖，決算不得是在考古。我們的目的是要表示二千餘年前藝術的程度，使我們與現在比較，在當時是這樣的利用月的材料發表他們的思想的，現在我們將怎樣的利用就是這個月來發表現代的我們的思想呢？我們雖然不等待有

人來回答這問題，但很希望在此佳節創造許多藝術品，詩，文，圖畫，雕刻或音樂，而不婉爲雕白兔搗藥圖以後二千餘年的人。

疑古玄同先生要表示他欲打破一切舊例的意思，說他是端午吃月餅，中秋吃糉子的。真的，倘若如現在人的與吃飯一樣毫不思索的吃月餅，我也願意請他們到端午去吃，因爲那時或者比在中秋吃較易發生爲什麼吃月餅的問題了。所以，倘若我們每年中秋必請出白兔搗藥與姮娥奔月圖，則插圖也是月餅了。

然而我還是主張在中秋吃月餅的，因爲，倘若不求理解，則數年以後，端午所吃的月餅變了糉子，而中秋所吃的糉子變了月餅，那時還得勞疑古先生費盡大力來改革，提倡端午吃糉子，中秋吃月餅了。何嘗人是愛守舊的，吃月餅而至火腿的苔菜的還覺得欠新穎，現在是專等候咖啡的冰其林的做出來了。愛讀‘一年明月今宵多’的卻愛打聖人經書上沒有的紙牌，相信月是地球的衛星的卻愛看梅蘭芳的嫦娥奔月戲，而滿院月色只讓秋

蟲去看罷了。(我介紹止水先生的‘詩禮人家底月亮’。)在這種現狀中,我們不能除滅這等事實的絲毫;要改善,我們只能用思想藝術的栽培,在這種事實中洗刷出真意義來。因此我們之請出這兩件老古董並不爲了要人相信月中是有白兔與嫦娥,這是不待我們聲說的了。

十月一日。

光社的展覽會

北京光社於本月一日至四日在中央公園開第二次照片展覽會，參觀以後，我的精神很是鼓舞而且十分的覺得快慰。

自從照相術輸入中國以來，第一個時代是神像。中國畫工技術之拙，凡畫得二三分形似的算是上品了，表情傳神這一類話是不能在這種畫匠前說的。照相能夠傳出真實形容，於是見重於當時。因為他們是專以留下容貌為主的，而且大部分是老年人，留着為死後給畫匠做藍本，免得肖像絲毫不肖，所以他們照相時必定正坐，兩腳八字分開，兩手分置膝上，其有擎一本不讀的書，一把不扇的扇算是不同凡俗高雅萬分了。至於面貌呢，這不必說是很正的，雖然照有左右兩面，實則只要照得半面，像中國的畫工一樣，將紙對摺反映過來就得了。最滑稽的是兩個耳朵，像什麼鍋子的兩個柄，等待什麼人來提取的樣子。

第二個時代是合歡圖。許多人要問照相匠，‘同時照兩個人可以的嗎？’“行，行，隨你們照多少人！”兩三人合照，雖然並不比第一個時代遲得多，然而確實是一個大進步。於是要遠行的人與家人老幼合照；朋友相得，結拜弟兄者合照；新年團聚，衆親朋友合照，範圍漸漸的推廣了。這種照相，雖然還是各各正坐，相互間毫無關係，與各人的神像無異，然而已知選擇背景了，正廳的前面，兩張龍旗的底下等等左右對稱的以外，樹的旁邊，假山的前面，已漸漸的有調和之可言了，到了學校遠足會與各種旅行團的攝取風景，已經大有進步了。

至於單純的花鳥風景之美，實在很少有人懂得，而且更少有人用心，所以照相的範圍還是很窄。

此次在光社展覽會所見，實在是高出太多了。我不敢諱言，其中若干幅的採取光線，受像時間與洗濯修片等等還有未當之處，不及西洋人頗多，然而在取材上已比西洋所常見者勝過一籌了。這原因在什麼地方呢？中